

在公园散步,看到很多工人在收拾园中的草木。万木凋零,枯枝败叶四处散落,满眼萧瑟,冬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为了不使园子显得过于萧条,工人们要把枯枝败叶清理掉,同时还要修剪一番准备越冬的花木。

我发现有一种灌木很有意思,它们的叶子已经落光,光秃秃的细枝上却结满了小小的红果实。那些小红果太小了,比绿豆粒还要小,颜色却是嫣红惹眼的。地上有工人剪掉的枝枝杈杈,我俯身捡起一枝。细细端详这小树枝,觉得它身上有满满的艺术灵性呢,简直是季节随手抖落的杰作。苍灰色的树枝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嫣红的小果子,一粒粒,一簇簇,鲜艳欲滴。小红果依旧水嫩莹润,似乎碰一下就会迸溅出汁水来。晶莹的小红果仿佛小珍珠一般,在枯枝上错落着,熠熠生辉,很有水墨画的效果;枯枝是枯笔勾勒出来的,小红果是用嫣红的颜料轻轻点染出来的。枯枝与红

最美的夫妻搭档

□郑怡

因新房子装修,我经朋友介绍,结识了这对夫妻。

这对夫妻,年龄均五十出头,来自本市乡下。男人是瓦匠,女人给男人打下手。俗话说,相遇就是一种缘分。自打瓦匠夫妻来我家干活,我们给予应有的尊重与关爱。我把家里的暖壶送去,让他们自己烧水喝,并款语交代,天气热,干活辛苦,要保证有足够的水喝。一再叮嘱要把安全放首位。

瓦匠开始工作。只见他首先测量,蹲下身,眼睛炯炯盯着仪器,手不停地移动仪器、调式,样子不差工程师绘图。妻子在一旁看着,随时听丈夫召唤。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新房时,瓦匠夫妻正在干活,井然有序。我一看,墙已经砌好一人高。只见瓦匠站在高高的凳子上,一手拿砖刀,一手提砖块,我突然说,慢点。说时迟那时快,瓦匠已经将砖块稳稳地码好。我有些吃惊了,那么大,那么厚的一块砖,瓦匠毫不费力,像抓一把棉花那么洒脱。瓦匠识破我的疑惑,他微笑着说,长期练就,习惯了。在一旁他的妻子说,还有一种更大的砖,他搬一块,也是轻而易举。

瓦匠依然站在凳子上,砌墙,稳稳当当,轻车熟路。他个儿不高,瘦小精干。在我和他攀谈期间,他的妻子默默地将那些砖块,一块块运到瓦匠身旁堆放。她每传一块砖给丈夫,而且时间是不早不迟,匀速有序。就在他们夫妻交接砖块时,他们的眼睛总要对视几秒钟,尽管他们夫妻没讲一句话,但我看出那眼神里包含了,鼓励、赞扬、爱惜。

寻到瓦匠妻子稍稍有空,我便与她闲聊起来。原来她跟随丈夫后面打下手活,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他们夫妻养育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读完研究生,并准备报考一个事业单位公务员。小女儿正读高三。家里收入就是靠丈夫做瓦匠获取。早些年,孩子小,丈夫需要打下手活是请别人,“孩子大了,干脆自己跟着丈夫,夫唱妇随。她又说,瓦匠活辛苦也有危险,她跟着,互相有个照应,更可以为家里多挣些收入,让孩子们学习更安心。我感觉到,乡下女人走出家门,见识是多了。看,她知道我家哪些地方需要做防水,哪些地方可以用不同的砖砌墙,卫生间怎么布置适用舒服等等,我又惊讶又佩服。

再一次去新房时,是天空下着暴雨,我与爱人开车,雨都挡住了视线。我心想,这么大的雨,瓦匠夫妻可能不能来了。可是我打开大门,他们夫妻已经在干活了,一方墙已经砌好。此时他们的身上冒着热气,他们是骑摩托车冒雨赶来。瓦匠在给卫生间做防水,他妻子蹲在他身边,用手扶住来块,样子很专注,丈夫划动砖刀,妻子添加料子,那么和谐,宛如一对并蒂莲。

我们用手摸摸被砌好的墙,一个劲赞扬,好手艺,不简单。只见墙面整齐光滑,每一条缝,每一块砖,错落有致,就像天然的艺术品。

当我们还在观赏,瓦匠妻子对她丈夫说,快点灌砂浆,瓦匠呼地一下将半桶砂浆倒进一个槽子里。我笑起来了,又开心地问瓦匠妻子,你怎么知道这时间要倒砂浆呢?瓦匠回答道,她也是师傅了,我做的任何工程,功劳有她一半,我是离不开她了。说完瓦匠看着他妻子又说道,是不是啊!老婆大人!我们大家大声笑起来,笑声超过雨声,甜美响亮。

这对夫妻,做事认真,手艺,精益求精。为了生活,为了家,风雨兼程。他们是最恩爱的夫妻,他们是最美的劳动搭档。

果,两者相互映衬,形成枯萎与生机的反差。在枯萎的背景上,有着不可遏制的生机,真的是妙趣横生呢。

这样的一枝,如果拿回家插在花瓶里,一定是一道可以长时间保留的风景。冬天来了有什么可怕的?用一枝嫣红来留住季节美丽的容颜,屋子里一

留一枝嫣红在心中

□马亚伟

定会有生机常驻的感觉!

我忽然想起《浮生六记》里的芸娘,秋天的时候她与丈夫沈复到山上去玩,看到山上的桂花开了,便折了一枝要带回去,她想借一枝桂花告诉人们:秋天来了。而我何不借这样一枝嫣红来告诉人们:冬天来了。只是,我还不知道这种灌木叫什么名字。

我问一旁修剪灌木的工人:“这叫

啥名?”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叔回头看了我一眼,停下手中的剪刀说:“我也不知道这叫啥名,前一阵还是满树的绿叶呢,没想到叶子落光了更好看了。瞧这小果子,亮晶晶的,红艳艳的。”他拾起地上的一枝,接着说:“看你喜欢,我送给你一枝!”我哈哈地笑起来,这些树枝

剪下来就废弃了,谁都可以拾走,还用得着“送”吗?不过大叔认真的样子,让我觉得他一定有一颗诗意的心。借花献佛,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送”是一件美好诗意的事。

大叔拿着剪刀,对着手中的一枝嫣红修修剪剪。三下两下,他手中的树枝更好看了,小红果疏密得当,高低错落,俯仰生姿。我怀疑他懂插花艺术,他却笑笑说:

“我就是一个粗人,哪懂啥艺术哦!”我知道,这里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农民,农闲季节他们到城里找点事做,补贴家用。看这位大叔,衣衫粗陋,打扮土气,满脸沧桑。可是他粗糙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细腻的心。我以为,一个人如果懂得发现生活之美,珍惜生活之趣,他的日子再辛苦,心中都会充满愉悦的。

我举着这枝小红果回家,引来路人纷纷侧目,我心中颇有些得意。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在心中修篱种菊,人生依然可以诗意缤纷。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过着什么样的日子,都会心怀无限美好,珍惜点滴幸福。

我把小红果带回家,一路招摇,也是在告诉人们:冬天来了,留一枝嫣红在心中吧。心中若有一枝红,时时都是春盎然。我在想,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不如随心给它取个名字,就叫“嫣红一枝春”吧。



乡下人家

周文静 摄

“立冬”生动

□魏益君

总有那么几片树叶不愿落下,在冬风里飘飘,不知道是对秋天的留恋,还是对冬天的招徕。

立冬了,并不是没有了绿色,新播的麦苗已经吐绿,一行行,长成优美的诗句。初冬的晨雾总是青昧这片绿意,慷慨地罩上一层轻柔的丝幔。当风儿吹走丝幔,叶尖上便缀满了珍珠般晶莹的晨露。麦苗儿尽情吮吸着初冬的甘露,为着另一个节气的拔节,积蓄能量,养精蓄锐。

谁家的汉子踏着晨露走向变得清瘦的荷塘。他知道,满池的艳丽过后,便是庄稼人真正的喜悦了。汉子穿上衣服,走下池塘,捞出一节长长的惊喜,与自己比着身高,脸,笑成了一轮初冬暖暖的太阳。于是,乡间小径上,女人开始挑一担鲜藕,笑意盈盈地走向乡村的集市。“新鲜的莲藕喽!”女人一声长长的吆喝,如同新鲜的冬藕,鲜亮清脆。

老铜矿的回忆

□池幽

画了一只威严无比的猫头鹰,赚足了小朋友们的崇拜,于是,那只猫头鹰的周围飞来了越来越多的猫头鹰,有胖有瘦,体形五官参差不齐。隔壁的修理部叔叔们也和我们是老熟人,他们经常会把过晚的话筒里拆卸出几块正方体的小玩意送给我们,“吸铁石”这种好玩的东西也是从这个时候进入我的意识。我文具盒里的好几支铅笔也是那些叔叔们转赠的。

小伙伴们恰好就读于同一所小学,上学放学几乎结伴同行。每当放学后,我们会一起来到大人们工作的地方吃过晚饭,写完作业,等着大人们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带我们回家。寒来暑往,夜幕低垂,我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的藤椅上,伴随颠簸的感觉传来,兴致勃勃地和她宣泄着那一天见闻。我叽叽喳喳的话语充斥着斑驳的马路,暂时划破了路上的寂静。妈妈时常也会被我的天真感染,忘却疲惫。

时光随着过隙的白驹迅速流逝。渐渐的,妈妈车上的小藤椅被拆下,妈妈工作的老铜矿因资源枯竭而关破停产,妈妈的很多同事都告别了工作

立冬了,日子开始一天天变冷,也许会有一场雪,给大地披上洁白的羽翼,让千峰万岭变成银山,使消瘦的树木进入冬天的花季。于是乎,冬天变得温情脉脉,开始进入孕期,“不是一夜寒彻骨,哪有清香扑鼻来”,冬寒孕育着春天,静静期待着,期待娩出一个艳丽的季节。

乡村的节奏开始变得不紧不慢起来,猫儿狗儿懒洋洋地追逐着太阳,追逐着一份温暖。农人有了闲暇,围一个火炉,沏一壶浓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开始了神仙般的日子。不知谁家的门口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在迎娶穿一身红衣的新娘娘,把一个寒冷的冬日闹得热气腾腾。

立冬了,一切的一切都开始孕育,农家孕育着一个新的希望,大地孕育着一个明媚的春天,一切都美好着,激情澎湃着……

单位,从此自谋生路。车棚里再也没有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车子,我再也没有品尝过老铜矿食堂里售卖的豆沙面包。和小伙伴们在几栋楼之间穿梭,在铁架桥上追逐奔跑的光景通通变成了回忆。

十几个春秋过去,我从当初的垂髫时期迈入花信之年,又一次来到了昔日的老铜矿,周围古旧的居民楼依旧是以前的模样,斑驳的路旧安静地躺在那,唯一破败的老楼远远地立在铁道边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旧时的点点滴滴。曾经代表辉煌的办公楼和妈妈所在的机房已没有了踪影,只能从回忆和泛黄的照片里追索了。

这时我才领悟到:原来我之所以能够坐在小藤椅上无忧无虑地哼着歌,缠着妈妈给我买喜欢的东西,是因为一切风雨忧愁都被前面骑车的妈妈遮挡。

记忆里的老铜矿有我祖辈、父辈忙碌的身影。那时的生活朴实简单又不乏温馨。即使现在只能拼凑着记忆的碎片,其中的快乐依旧令我回味无穷。

谜一样的海德堡

□周宗雄



午餐后,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了我心仪已久的德国小城海德堡。

海德堡位于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之间,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只有十五万人左右的小城市,却享有德国旅游文化之都的美誉。

海德堡坐落于内卡河畔,内卡河在此处由狭窄而陡峭的奥登山谷流向莱茵河。在海德堡这十多万人里面,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就占了四分之一,故海德堡又叫大学城。

海德堡大学在世界上知名度极高,她始建于1386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她的不少科系享誉世界。早在十六世纪下半叶,海德堡大学就已经是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著名思想家黑格尔、诠释说哲学家伽达默尔、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以及阿贝尔曾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和工作过。现在,海德堡大学在德国大学的排名中仍名列第一,从海德堡大学先后走出了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然,从海德堡大学走出去的最著名的学生当属1897年发明自行车的迪拉斯及浪漫主义诗人艾兴多尔夫。

不轻易夸奖的歌德也赞美海德堡“有点儿绝”,是自己“将心遗落的地方”。马克·吐温说这里有着“极致的美”……据说一百多年前歌德和玛丽安娜初次邂逅就在海德堡。他们互相爱慕,互相关爱,令人遗憾的是,最终却没有结果。是不是因为这段浪漫的故事,才使歌德的心遗落在了海德堡,还是因为海德堡的美景,使歌德的心遗失在此?我们不得而知。吸引我们的不仅是歌德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

世界上的道路有千万条,有的宽广笔直,有的曲折崎岖,有的短小狭窄,有的漫长无涯……而海德堡圣山上的一条小路却十分引人注目,以至于每一位带游客的导游在车未停之前,都要说说这条小路,那就是“哲学家小路”。“哲学家小路”顾名思义就是哲学家们走过的小路。小路在内卡河北岸的圣山上,从西到东长约两公里。据说许多赫赫有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诗人都曾在这条小路上走过:黑格尔走过,伽达默尔走过,存在主义哲学奠基人亚斯贝尔思走过;大诗人歌德每天下午都要来这里,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人生;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更是荟萃于此,席勒、荷尔德林、艾兴多尔夫,还有音乐家舒曼,小说家马克·吐温等,一时间海德堡的天空群星璀璨。

即使导游在车上将“哲学家小路”作为重点说了一通,车停稳后,游客们都匆匆地去了老街了,唯独我一人踏上了小路。我穿过海德堡大桥,再走过一条窄窄的街巷,便来到了小路的脚下。与哥德堡喧闹的老街相比,这儿确实有些冷清。

在小路的入口处,竖立着一块块纪念碑,其中有一块,创意十分奇特:一只张开的大手上面写着:“今天你哲学了吗?”,荷尔德林的纪念碑上则刻着他的著名诗篇《海德堡颂歌》:“我已深深爱着你……”艾兴多尔夫的纪念碑上也刻着他的诗句:“站在哲学的高度,你就会找到解决世界之怪咒!”这些创意独特的纪念碑并不高大,影影绰绰地挺立在花树间,却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这条穿越人类历史,见证人类思考和进步的小路蜿蜒在一片山脊上,两旁郁郁葱葱的花树把小路挤压得分外狭窄。山上树木葱茏,鸟语花香,非常幽静,偶尔会从小路上走出一二位海德堡大学的学生,有的互相交谈,有的在路旁读书,有的在散步……站在小路伸出的平台上,可以俯视脚下内卡河行色匆匆的船只,可以眺望海德堡老城繁华的商业街,以及秀色可餐的黄昏的景致。

其实,这条“哲学家小路”和其它山间小路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幽静,这契合了思想者的需要,故而这里曾经集结过那么多的哲学大师和名震四海的文学家。黑格尔曾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他在海德堡大学教授逻辑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课程,他在这里出版了重要著作《哲学全书》。黑格尔授课写作之

余,散步是少不了的,据说当年黑格尔最喜欢在这条小路上散步思考问题。当时在海德堡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有关黑格尔的笑话:有一次,他一面沉思一面散步,天下雨了,他的一只鞋子陷进了烂泥。但他没有发觉,还是继续往前走,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只剩下了袜子。

在海德堡哲学家小路上流连忘返的哲学家、诗人还有费尔巴哈、马克思·韦伯、亚斯贝尔思、伽达默尔、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望着这条小路,我想象着他们当年的情景:黑格尔和他的朋友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和学生们探讨着事物变化的规律;歌德在这里思考哲学和文学问题,捕捉创作的灵感和思想的火花,玛丽安娜则挽着歌德的臂膀,柔情似水倾吐着对他的爱恋;荷尔德林站在小路的尽头,情绪激昂地朗诵着他刚刚创作的诗篇……优雅静谧的环境,是孕育智慧和灵感的温床,人的思维往往在这种环境中最自由、最活跃,那些最纯粹的东西就会像内卡河的流水般汩汩不绝地涌出,不可遏制。

我站在路旁的平台上朝对岸望去,海德堡静静地躺在奥登山的怀抱里。古老的海德堡城堡,位于高出内卡河海拔200米的山上,俯视狭长的海德堡老城,红褐色的古堡群静穆的像一副油画,它结构复杂,风格多变,虽然已经残破,仍不失王者之气。

青山、绿水、古堡、尖塔……我被海德堡的景色迷住了。我想,无形的时间之手在这里一定收藏着数不清的故事,精彩纷呈且浪漫无比,这就是海德堡的魅力之处。可惜我不是诗人,否则,我也会吟出一首《海德堡之恋》。而此刻,唯有身旁苹果树上的苹果的香味真实地摇曳在枝头,并悄悄地摄取夕晖缤纷的梦。

“哲学家小路”因哲学而闻名,哲学赋予小路别样的意蕴。匆匆地走在小路上,我的目光在快速地搜寻着,我想把谜一样的海德堡深深地篆刻在心里。我敬仰先贤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敬仰他们寻求真理的献身精神,他们光辉的思想无疑开启了欧洲的一扇窗户,世界的一扇窗户。我环顾四周,仿佛看见耀目的哲学的光芒和深邃的思想,从阳光的瀑布上泄落下来,从歌德清癯的面庞上和黑格尔的卷发上泄落下来,啾啾有声;而马克·吐温精心地将其折叠起来,带着它漂洋过海……

这是一条再平凡不过的小路,凭什么磁铁般吸引了这些大师们,以至于至今仍能看到世界名流们前来朝圣的身影?我无法找到答案。先贤们走过的路,连同他们自己,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在这小路上铭记以求着智慧的钥匙,灵感的钥匙,有的最终连心都丢在了海德堡,也许正是这些,垫高了海德堡历史文化的厚度。

今天,我沿着先贤们的脚步,也在小路上追寻着,我知道自己会一无所获。但我并不颓然,我只在乎我追寻的执着的脚步真实地踏在小路上。

夕阳西下,在回程途中,我们路过小小的俾斯麦广场。以“铁血宰相”而闻名于世的俾斯麦在历史上争议颇多,有褒有贬,毁誉兼之。他的一生也确是波澜起伏,极其复杂的。在德国统一的关键时刻,他出任普鲁士首相这一关键职务,纵横捭阖,排除干扰,坚决实行“铁血政策”,终于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俾斯麦顺应时势,全力以赴,表现了他的毅力和胆识,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列宁评价他说:“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克劳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这句话可说是精当而形象地概括了俾斯麦复杂而又矛盾的一生。广场是清冷的,稀疏的行人,指点点点。没有人在这里停留,没有人在这里膜拜,这和俾斯麦一生的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孤独的俾斯麦的半身青铜雕像,真能概括铁血宰相的一生?

钟声响了。钟声冲出教堂的穹顶,在奥登山谷回旋,然后落在每一颗敞开的心灵上,使海德堡的黄昏更加深沉和迷离。汽车启动了,我再一次回望海德堡,巴掌大的小城,像一片绿叶,静静地生长在巴伐尼亚的大地上。我觉得先贤们没有走远,依然行走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为海德堡带来的莫大荣耀,像王冠上的宝石一般,熠熠生辉。

